

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

——谈谈我是怎样学习掌握麻醉锯茸新技术的

俞 梅 荪

(江西省南城县黄狮鹿场上海知识青年)

1970年春，我响应毛主席关于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”的伟大号召，来到江西老革命根据地农村插队落户干革命。下乡不久，我愉快地服从组织分配，担任了养鹿工作。几年来，在各级党组织的亲切关怀下，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中，自己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，深深爱上了养鹿工作。在三大革命的斗争实践中，经过各方面的热情帮助，不断摸索，终于初步掌握了麻醉锯鹿茸的新技术。使我深深体会到“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登攀”。

感 触

养鹿锯茸，我场历来采用“天吊法”（即将鹿赶进吊圈吊起来保定）强制锯茸。这种方法费时、费力，常发生损茸、伤人事故。有一次，锯茸到一半时，鹿疼痛难忍，向外猛扑。在眼看要冲出吊圈的紧要关头，大队党支部领导同志奋不顾身上前使劲按住鹿头，避免了一场严重事故，但却负了伤，鹿茸也被撞坏。这使我久久不能平静，既为贫下中农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所感动，更

为阶级兄弟的负伤而痛心,深刻感到这种落后、危险的锯茸方法,不改革不行啊!

怎样改?电影《捕象记》给了我很好的启发,象能麻醉捕获,比象小得多的鹿不也能用麻醉来控制吗?

请 教

1974年春,我利用探亲的机会,来到上海西郊公园取经,工人师傅听说我是下乡知识青年,立即热情支持。于是我就到公园当学徒,捕象老师傅给我作了麻醉锯茸的实地表演。给鹿注射药物的方法有二种:第一种用麻醉枪注射,有效射程10—50米,子弹击中后进药。方法虽简便,但我场没有麻醉枪。老师傅便教给我第二种方法:在一根长竹竿上装一只持针钳,钳着针头,针头后连接一根长输液管和注射器,一人手握竹竿离鹿5—10米时刺去,刺中后持针钳自动放开,药液即从注射器通过输液管注入鹿体,定名为“长矛法”。在公园里近距离操作仍常使用。在老师傅言传身教的热情帮助下,我经过刻苦学习,几十次实践,初步掌握了对梅花鹿、马鹿、白唇鹿等的实地操作技术。药物:采取肌松剂“氯化琥珀胆碱”(又名“司可林”),成年梅花鹿一般剂量10—13毫克,但安全剂量有相对差异的。如果进药后5分钟内反应倒地,说明药量过大,有危险;在10—20分钟内反应倒地最为理想。因此,对未麻醉过的鹿要先用8—9毫克剂量开始试验,如无反应可加0.5—2毫克,直至反应满意为止。麻醉倒地一般持续20—30分钟苏醒起立,在此时间内,能满意地进行安全锯茸。

一个多月的学习结束了,我满载工人师傅的深情厚意和公园党组织的殷切期望,返回鹿场。

实 践

大队党支部热情支持这一新生事物,同志们都期待着科学锯茸,我激动得睡不着,多年来想要改革的锯茸方法,将要开始实践了。

开始实验那天,盛夏的天空,万里无云,同志们个个精神抖擞。我满怀激情,给一头成年梅花鹿注了9毫克麻醉剂,无反应,加注2毫克,仍无反应,再加1.2毫克,总计12.2毫克。15分钟后药性发作,鹿倒地,呼吸深长,全身情况良好,顺利地锯下茸。鹿渐渐苏醒起立,走向鹿群。当时烈日照在人身上直淌汗,我和贫下中农也不觉得热,沉浸在喜悦中。不料顷刻间,鹿又扑倒在地,锯茸伤口的血流得更厉害,呼吸急促,体温急剧上升,十分危急。虽立即组织抢救,但终因无效而窒息死亡。尸检结果:鹿因失血过多,中暑死亡。试验失败了,议论纷纷,有的同志心疼地说:“这么好的一头准备选作配种用的鹿给弄死了,真可惜。”又有人说:“小俞把集体财产当儿戏”,……这些刺心的言语,使我的心凉了半截。在这关键时刻,党支部书记等多次找我

谈心,鼓励我说:“小俞,不要难过,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,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,要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,顶着风浪前进”。上海知识青年办公室慰问团的同志也来看我,西郊公园老师傅又来信勉励我。毛主席的教导,“**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,要看到成绩,要看到光明,要提高我们的勇气**”,使我坚定了信心和斗志。于是和同志们一起认真总结失败的原因,检查麻醉锯茸的全过程,并对照西郊公园的经验进行分析,认为麻醉药用量是恰当的,只是止血药物和用法与西郊公园不同。他们用止血胶扎紧角基部(俗称草桩),锯完茸用西药“鞣酸”敷后,再用塑料纸绷带包扎,仍流失较多的血;而我们以前用“天吊法”锯茸时,只用中药“玉真散”往伤口上一敷,当即就能止血,无需包扎,这次试验仍用“玉真散”止血。为什么不行呢?毛主席教导我们:“**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,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,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**。”这就解答了问题。锯茸流血要止血,这是普遍性,但两种不同锯茸方法在实践中的流血量是不同的。以麻醉法锯茸,由于麻醉药的使用,影响了呼吸和循环中枢,加快了机体的血液循环;而且在鹿倒地锯茸时头部和心脏的水平高度平行或略低,使伤口出血的压力增加,这就是它的特殊性。锯茸方法改进了,而止血仍用老办法,当然就不行了;加上操作在上午,在室内进行已较热,鹿苏醒起立回群后,又在烈日上暴晒,又没注意遮荫,使体温急剧上升到43.5℃以上,以致造成失血过多,中暑死亡。毛主席说:“**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,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**。”为了达到更为理想的止血效果,我们决定遵照毛主席教导,在采用西郊公园的压迫、包扎的止血方法的同时,大胆试用新型内吸收性止血药“止血纤维素”;锯茸时间则选择清晨或午后天气凉爽时进行,以避免烈日直射而引起中暑。

成 功

第二次试验开始了,当我拿起操作器械,便想起了前次失败的情景。心想:新型止血剂从未见在鹿身上应用的先例,效果究竟怎样呢?如果再失败可不好办啊!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、摇摆性在我的脑子里作怪,更加胆怯。但一想起毛主席的教导:“**勇敢地负起责任,克服困难,不要怕挫折,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**”和“**下定决心,不怕牺牲,排除万难,去争取胜利**”,使我充满了力量 and 信心,增添了处理可能发生意外进行补救措施的决心。当天刚黎明时,我和贫下中农一起又干开了。我手持“长矛”对着一头成年梅花鹿刺去,过了十分钟,便乖乖地麻倒在地上,锯下茸,在伤口上敷上新型止血剂。包扎后,血很快被止住了,鹿也渐渐苏醒起立而走向鹿群。继续观察了一个小时,天气凉爽,情况十分良好。麻醉锯茸成功了,试用新型止血剂也取得了满意

(下转第20页)

(上接第14页)

结果,我望着锯下的沉甸甸、红彤彤、完好无损的鹿茸,在晨光照耀下秀美整洁,激动得热泪盈眶。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给我的动力,是在党的培养、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所取得的集体智慧的结晶!

麻醉锯茸的成功,同时为诊断、治疗、助产、运输等技术改革,打下了良好基础,因而有着广泛的现实意义。

前 进

在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推动下,今年,我场全部锯茸都采用麻醉法,每次都圆满地成功了。并通过锯茸前一段时期对鹿的驯化,每次都用普通金属注射器进药,测量体温等,更为简便。最近在有关科研部门的支持下,我们又试用了更为新型的内吸性止血

药“庐山协作止血粉”,经多次应用,得到了更为理想的效果,敷药后只需一分钟左右就彻底地止住了血,无须再作包扎,从而使止血方法得到了进一步的简化。

目前,在麻醉锯茸新技术正向全省兄弟鹿场推广的同时,我场又一个利用太阳能烘茸的科研项目也试验成功了,既节省了大量的燃料、工时,又提高了质量。

我们场是新场,全场同志还年轻,麻醉锯茸仅仅是养鹿工艺中的一个项目,在其它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,要向兄弟鹿场好好学习。还要“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”。

“世上无难事,只要肯登攀”。我决心戒骄戒躁,再接再厉,以阶级斗争为纲,发扬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种拚命精神,冲破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,登攀科学养鹿的高峰,为加速发展我国的养鹿事业,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自己的一切。